鼎鐫金陵三元合選評釋史記狐白卷之四

會元 翟林 湯賓尹 精選
狀元 蘭隅 朱之蕃
解元 蘭谷 龔三益
後學 豪卿父 林世選 紬編

孫應鰲曰嘉賓客三字是一篇綱領後凡四節皆是嘉賓客實跡故篇中客字凡八見
邵寶曰笑躄之必戮以成好士名此戰國之習也設有賢君當此事也柰何責君之後宮不使見躄而笑也然意向之輕重在心甚微而士之去就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音壁）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

異焉可不慎哉

茅坤曰平原君好客可記者甚衆獨舉斬美人一節妝割要領法

穆文熙曰殺美人以結士心抑太過矣假如郤克之見笑於蕭同叔子則何以應之乎

罷癃之病（罷癃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應前貴士賤妾）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應上稍稍去）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緣平原心事）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好士於孟嘗則曰最下坐者於平原則曰無以滿二十人雖不顯言而褒貶寓矣

顧璘曰食客數千人求二十人而不足及十九人又不能有為當時之可知矣四君徒相傾以取勝耳

唐順之曰一說客亦自善藏

楊慎曰疊用四先生字與檀弓沐浴佩玉句法同

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

楊道賓曰遂亦戰國策士之雄者士之伏下僚而不得志者往往類此議者以對王病之苛矣

丘濬曰每段首尾二句相喚應如客何為者也之類凡五見亦奇矣

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

穆文熙曰其言痛切懦夫生氣楚王自不得不從矣也

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痡切）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

陸深曰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

楊慎曰遂之能至此方得展布

王鏊曰又疊用二毛先生字妙

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應前不能〕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大呂周廟大鍾）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

林希逸曰此李同善於感平原君處

王維禎曰李同之謀若此乃不在食客中然則平原所失獨毛遂耶

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

丘濬曰至字與上未至字相為應

穆文熙曰虞卿為平原君請封其初未見不是但以公孫龍之見形之故抵是其非耳然觀虞卿他日之輕去相位則亦非恃券責人者也

邵寶曰親戚不自計功乎無功而以親戚封封而有罪可議與有功不可計也雖親戚也而封以功功有大小猶罪有大小也罪有至於不可赦則功有至於不可不計以是權之斯得之矣

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

愚菴曰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幾亡趙國之半馴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桑榆之收不可忘也虞卿之請帝王懋賞之辜公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田汝成曰此傳全襲國策而前後布置少異

又曰束甲國策作卷甲

責其報德。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音登 蹻草履簦長柄笠）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

茅坤曰虞卿可見者只合從趙齊以擯秦一事此段論不當媾秦

唐順之曰縱横之談妙在於此七段論鄭朱媾秦不成

也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

穆文熙曰數語道賂秦之利害剴切詳盡

又曰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王以告虞卿曰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此是篇中過脉

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伐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

楊慎曰郝先言此題以動趙王之聽耳

此段因趙郝以辯媾秦之不可

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昔趙嘗親秦而負之故秦來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縣。秦倦

穆文熙曰虞卿論媾之害宛轉明切而趙王終不悟者蓋緣長平一敗落膽於秦故苟圖自前之安即至於自盡而不顧耳

李廷机曰六國之所以卒入於秦者其禍在割地求和上放虞卿此計甚善至於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等語最出人意表

董份曰論衛之害如此明切而其主愚而不悟何也

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王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

楊慎曰此非臣之所能知與上非臣之所敢任意大相反

茅坤曰此引喻欲趙以地予秦衛士故態往往如是

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謂傅姆之類）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弗予則非計

此謀因樓緩以辯講秦之不可

唐順之曰二人議論相悖各有所為而然也

鮑彪曰虞卿可謂見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褫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臾之安卿獨為之廷畫即顧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

也言子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昚音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

者天下之势七國辨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惟卿與陳軫有爲賢矣哉

凌約言曰此又把六國賂齊以謀秦卿之慮遠矣

按趙王聽虞卿之計不奪於趙郝樓緩者以前不聽虞卿悮遣鄭朱媾秦而見欺於秦也

王維禎曰封虞卿以一成不亏六成

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而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

黄震曰秦攻長平虞卿勸趙附楚魏以和秦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其後趙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於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欲與趙約從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效無謀不忠大要歸於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之說也與一時押闔之士異矣棄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俱困大梁以著虞氏春秋其必有決烈之見而豈其愚也哉

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之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詳范睢傳），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

趙恒曰論意謂平原君見小利而忘天義虞卿小不忍而乱大謀也

吳鵬曰信間易將固自趙王而貪利啓釁實由平原君始謀之不臧也

凌稚隆曰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亦因以自見云

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

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哉然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

楊愼曰此傳不襲國策

茅坤曰信陵君是太史公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

顧璘曰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系此獨曰公子者蓋尊之以國系也

許應元曰公子為人一段一篇綱領賢多客三字又此段之綱領故傳內賢字凡三見客字凡二十四見

王世貞曰三公之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烏乎同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

穆文熙曰魏王畏公子不敢任以國政所以他日卒受說言使之不終才之取忌若此

唐順之曰敘侯生事纍纍如貫珠

楊慎曰敘公子禮侯生及奪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力

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輙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敘趙之端）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去魏之端）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穆文熙曰侯嬴數試公子覘其誠否而公子曲致禮意故能感動侯嬴而致其刎頸蓋俠士要在相感以心者也
立曆曰前欲覘公子微察公子而侯形容皆為侯生因謂公子一段張本
又曰與張釋之傳王生語同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贊告也）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

凌約言曰此處伏互所遇屠者朱亥以為下文奪用朱亥張本

張之象曰此處又換起一文法

李光縉曰平原讓信陵以急人之困一語相抑揚與魯仲連讓平原吾罰

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伏後案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

穆文熙曰形容死然盖生矜欵為公子畫計恐不從欵於其復還而畫之所以堅其志耳

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説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

李東陽曰叙矦生與公子語宛然在面談間也

李廷机曰幸如姬以竊晉符計之詭者也

失哉復引車還問矦生矦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矦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資畜也謂欲為父報讎之心畜之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讎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讎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

許侯生策之也然侯生之為公子計如姬之竊于王之臥內皆察覽王之熟也易曰履霜堅冰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董份曰嚄唶即項羽喑啞叱咤狀其勇氣也

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應前不復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

李光縉曰或問予曰矦生自剄過乎予應曰否剄殆有說也侯生度為公子竊符計必殺晉鄙ヒ何辜也且鄙之不肯代者人臣之義也生計殺之得毋獲罪於王乎故心有不安者廼以死謝之耳不然誠報公子即死耳何必數公子行至鄙軍日而後剄也故程嬰之死世謂報宣孟予謂謝杵臼也侯生之死世謂報公子予謂謝晉鄙也奚遇批

董份曰國語叙越王伐吳所以遺恤軍士者亦此意但

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韊盛弩矢者蘭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

彼用數十百言此惟三句盡之而遒勁不遺所以難也

茅坤曰太史公詳處在信陵君所以得士畧處在秦軍所以卻

穆文熙曰客言極居功之道大有助於公子令小丈夫覌之栩襟當自豁然

楊慎曰客說公子其慮甚長厚而公子能聽之至使趙王不忍言献城此是公子美處

楊維禎曰予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為公子有自功之色而客說公子曰願公子忘之予以其

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前話）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國策作唐雎）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

客歸其人而史不以姓氏名惜哉

王維禎曰使平原君素禮此二人則邯鄲之危必有上計乃魏公子獨知之

孫應鰲曰此即公子之好賢樂士處後毛薛勸公子還魏無負下交之意矣

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就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

絕有本領

董份曰叙事措詞俱有体格非苟々者

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稱當也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且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

黄震曰兩人正論非侯生朱亥詐力比

穆文熙曰毛公薛公所言深中公子之心亦與毛遂之說楚王相同則公子安得不變色而起也

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董份曰客進兵

晉客之毀何至於二十城之擾乎

王偉曰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而後讒入之魏王素畏公子賢能而又兩破秦軍威振天下軍功無二上其說固易入矣不則秦人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然公子得善終幸矣

司馬光曰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

世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唐順之曰以魏亡系信陵君傳見信陵係國之存亡

董份曰賛語有感嘆於諸公子中盖有取於信陵也

楊文熙曰即此見高祖重信陵君太史公與意自見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為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晋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垣又之功然兄第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

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引目以立於世

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走蒙
身名故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

張之象曰劉敬傳直叙四事都関中定萬世之安是矣逆覩夷情遷徙強宗亦其智也獨欲和親之端為萬世耻耳

楊愼曰連用德為眼目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

許應元曰此叙周家以德居洛陽枉為詳悉可玩

楊慎曰議論確當

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擊字衍）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

又曰比隆二字首尾喚應

孫應鰲曰敬深達建都形勢漢興炎炎四百年敬之力也

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皐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

丘濬曰書即日見高帝從諫如轉圜

朱之蕃曰以可擊不可擊作眼目

能決及晉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為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

閔如霖曰吾皆以斬句與上使者十輩句相顧應

茅坤曰以公主妻單于是胡越一家劉敬至此甚失策厥後漢家緣為故事貽害豈淺

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户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

閔如霖曰竟不能遣句與上遣句相頓應

夷心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

中兩事結案在後

王濬曰到此不載敬所終此太史公之畧處

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

羅大經曰此傳專寫通之希世取容與時變化處

閔如霖曰此喜字與上怒字相應

又曰此見叔孫通權宜應變之術

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

楊慎曰叔孫弟子以不得進竊罵至後得官則皆喜至稱為聖人先言其後言皮文百冑串

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儒迺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

張之象曰秦俗襍夷其於君臣上下之礼闕畧殊多通願頗采古礼與秦儀襍就之此言大謬不然

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

楊慎曰為字與上二為字相應

張之象曰欲敘其下儀[illegible]先以儀字喚起後連用儀字相應

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遂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

許應元曰五用以次字三用以下字序列整然雖未嘗至闕廷者亦可以想漢儀矣

喜字與上罵字相

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西方東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

陸深曰欲易太子與下遂無易太子首尾相照應

孫應鰲曰覽通諫易太子數語凛然有正氣然向使高帝未老呂后不強度知意可懷太子位又安知不反其說以阿意耶

也知當世之世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

穆文熙曰然以君過而文之與謙札之失同一揆

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箸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

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說高帝都關中定萬世之安是矣迹觀夷情迁徙強宗亦其長計獨起和親之端為萬世恥耳

林希元曰老子洪德篇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叔孫先仕秦既而降漢故太史公曰大直云也後漢荀彧曰首隱居卒就董卓之辟而款有為于其閒故范曄作擬太史公語為贊云

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張之象曰按孫叔通先仕秦既而降漢故太史公曰

大直若拙道固委蛇彼其採秦儀襍古禮
希世取容安在其漢儒宗乎

[illegible]

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
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
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
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
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
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
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

董份曰史記之范蔡傳即莊子之秋水篇閎深奥衍壯麗奇傳如人觀帝臺天闕層宮屬觀規模宏遠恍然失矣不讀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

王慎中曰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叙事貫串則大史公筆也

茅坤曰寫范雎恩怨處烟波千里寫蔡澤一言而奪相處執知轉丸於掌上矣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伏後范雎數賈三罪案）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葦荻之薄用之以裹其屍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

穆文熙曰看此則須賈之讎當深於魏齊矣柰何獨報齊乎此真所謂韓盧逐塊者也

按守者出睢其恩較鄭安平王稽更宏矣後竟不見說起豈睢之忘恩耶抑太史公之略也

李廷機曰此称張祿下文数称范睢者道其實也是太史公妙筆

楊慎曰穰侯禍胎

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迺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迺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魏之卯境有三亭皆祖餞之處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伏後范睢書王稽內函谷關 案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来。范睢曰。彼来者為誰。王稽

董份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持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罷歸道經華容地多蘆葦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刘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縱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雎之事類此夫穰侯既疑有人當即索之投機之会間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墮雎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刘備之強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諸他觀此二事足矣

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問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来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暗含後来傾穰侯等案）（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

余有丁曰睢料穰侯若燭肝膈胡寧不能奪其位易置之耶

楊慎曰此一段承上起下之詞篇議論本此

凌約言曰將叙范睢上書先提時事與用事之人一段下文方有頭緒此是文字一機軸

按陶穰侯所封之國也

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吾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謂食以下客之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伏後廢四貴眼目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伏後宝器珍怪多于王室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

中來每易一句或一字自佳

委約言曰此書宛轉有情直乎足以動昭王之說也

李廷機曰先以賞功罰罪說起听者已喜意移神奪復以四宝自喻良醫王最後直以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数語聳動之真說士之口哉

吳嘿曰結綠懸黎之喻特引起善厚者二語大意耳

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椹㙨椹也質判刃也謂腰斬者為椹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工之所生良工之所

姜份曰割榮意已指穰侯等而不可明言故微及之

董份曰雖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僨事故其心最苦

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善厚（椎）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概國策作關）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一云特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

董份曰動昭王處惟此言最深所謂危以激之也

凌約言曰秦王國事之非在尊太后穰侯范雎說秦之要在廢太后穰侯故未見秦王而先設此計以感之須為進言地耳

閔如霖曰此處欲言不言最妙然非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洒然敬肅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

又曰三跪請而不言以嘗試其意耳
茅坤曰雎為欲言不言且餂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固要之可謂破天関手而太史公與戰国策儘能摹寫
董份曰三問而三不荅王已為雎所責矣故投之無不應

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濵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暗尖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后穰侯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此感動處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

楊慎曰疊言三不足及五死字文如貫珠

茅坤曰提一箇臣何患一個臣何憂一個臣何恥末結以臣之所恐云云招王爲得不感發

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后上患字）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惡上憂字）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

丘濬曰逐段照應文有關鎖

董份曰未言窮辱之事死生之患臣不敢畏也窮辱則為厲為狂也臣不敢畏也應前非有畏而不敢言也照應前面字眼極為關鎖

凌約言曰此時昭王之心惟恐范雎不言秦國不保故

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至此總說出）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索隱曰慁胡困反猶溷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

不言秦國不保故……

大臣哉此其說得行而相印終歸之也

張之象曰穰侯為秦事緩緩來雎因料王必問失計而為門旋陰設之謀耳其術亦詭矣哉

左右句與前左右無人句應

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非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韓盧壯犬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

宗坤曰到此不言內又只先言外雖所以深交其君而後能逐穰侯輩三人也

何孟春曰先言越近攻遠之失為下大遠交近攻張本雎之計亦詭矣厥后呂政混一區寰先滅韓次滅魏楚燕又次之而齊卒後也嗚呼其得此者夫

楊慎曰言文子以喻穰侯

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

定於遠交近攻之
一言

閔如霖曰始而親韓魏者陽予之以為聯屬楚趙之地因以招齊也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衡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未幾而拔魏收韓蓋未嘗久親之也已

焦竑曰事之賂之伐之三疊大法此最為奇且語少而意多猶為可愛歐陽子多用此法

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
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
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
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
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
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
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
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
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睢

茅坤曰謀其收韓以除腹心之患善策也

王鏊曰根深而後動

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四年矣。因請間音閑說曰。

得相位必傾太后穰侯但骨肉之間不能直指故方未見王時即感怒之以植其根及其既見則欲言不言反覆宛轉以待其自悟至王自言上反太后下至大臣可以直指矣却又先言外事以待數年始及其內漸漬不繇如此聽者自不覺入於肝鬲矣雖其深於術哉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政適音征敵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獘御於諸侯。索隱曰獘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

按戰國策云應侯謂昭王曰夫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此喻更有深意

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射王股擢王筋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湣王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

吳黙曰按宣太后之於秦非若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穰侯且不可絕況宣太后哉范雎相秦使昭王以子廢母有愧須考叙茅焦多矣

茅坤曰以前總只是摹寫雎之羈旅入秦而撓四貴之權以後又總摹寫雎之報復魏齊本末

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應前宣太后之弟一段）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使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應前）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地名）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

董份曰豈有秦用客卿數年且以為相而魏不知者耶范雎欲責賈意者賈亦疑之故以綈袍示恩反為賈賣亦不可知也

楊慎曰此處賈疑雎已說用故以假大車駟馬試之耳

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綈厚繒也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

茅坤曰總只范睢詐變姓名為張祿一句描寫千情萬態亦千轉處反詳之調也

李東陽曰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何前倨後恭之若是耶說人之計蓋至是始窮矣彼其挫辱堂下莝豆啗蓋何足怪也

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贖通)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户包胥辭不受為丘墓

茅瓚曰引申包胥一段藹然君子長者之道

何孟春曰讀此數語想亦范睢本意誤人間之可謂窮矣

穆文熙曰睢之罪乃賈所誤而責以不止魏齊且身以挨死而又責其醉溺不足以罪賈也

穆文熙曰大抵天下事皆有不可知者陰事構說竟食莝豆之報此不可知者一也摺齒僇辱卒僅奔命之慘此不可知者二也

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報復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

十六

故使得不死此不可知者三也嗟嗟天道好还絲粟不爽孰謂厠中之簀衆足以死睢而魏齊之仇終不可報也哉

董份曰以三不可知無可奈何謂范睢冀已進用調亦悲且切矣

穆文熙曰二子之德既不可忘而其材又不可任將故終累范睢人之酬恩亦甚難也

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早作如方崩殞故云是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恨不及用也）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暗伏後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

閔如霖曰專寫范雎之辱於魏齊而顯於秦因以報復於魏放於恩怨處儘力嫋娜

又曰一飯二句足概其相秦後事

凌約言曰此見昭王為范雎報仇意甚懇惻

姚寬曰昭王欲為雎報仇而以呂尚管夷吾為言夫范雎傾危之士也不逮呂管遠甚取而擬之過矣然其當時君臣相得亦一

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暗伏後案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

氏之遲也

王維禎曰平原不出魏齊此所以得士

楊慎曰虞卿解相印以救魏齊可謂原矣而卒不能免其害也

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友者為貧也。索隱曰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

孫文熙曰策士如虞卿柰何與魏齊同亡魏有信陵極稱好士而令虞卿窮愁終身此皆其不可曉者

黃震曰虞卿弃趙相而與故交魏齊俱困大梁以着虞氏春秋其必有决烈之見豈其愚哉而太史公虞卿贊乃曰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余謂此未足以少虞卿而何太史公訾之過也

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

爲中忌范雎罪之大者太史公更不放過

黄震曰范雎辱于魏齊賴鄭安平王稽竊載入秦离昭王毋子兄弟舅甥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已之恩讎盖亦劳矣然卒以任二人敗事夫爵禄非酬恩之具也雀材所堪况竊之君以私所恩耶

張之象曰前言范雎不懌此言應侯日益以不懌文亦相顧

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一作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藳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

武安由范雎死故秦王惕之
茅坤曰如此結束如此筋脉騎龍手也
李廷機曰與下文為一篇血脉貫通
茅坤曰蔡澤傳不詳他事業只了當范雎事

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内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曷鼻鼻如蝎虫巨肩肩巨于項魋顏蹙齃膝攣。索隱曰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梧然也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

董份曰范雎以亡因而欲間骨肉蔡澤以羈旅欲代相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孰非危言則不能以警動故澤之宣言困睢者即睢之繆言無王也皆危而激之之詞

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齒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鬲曲脚者為鬲）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

董份曰惟直答然字最妙詞必緩氣必歎即挫矣

凌約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出此兩語

凌稚隆曰自人生百体以下凡三發問同一机軸皆以恒情所可願者詰之以起下文　商君吴起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之句特以聳動應侯

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余有丁曰蔡澤引此三人做話頭畢竟應侯為所窘了

王維楨曰此范雎議論以破其說亦正大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敢苟合行不敢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避難然為霸主

張之象曰應侯知蔡澤欲以死恐之故終之曰以義死雖視死如歸又曰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又曰惟義所在雖死無恨詞何等勁然終被蔡澤說倒了畢竟心服

林希逸曰雖欲說睢退位然主聖臣賢一段議論甚正故詞可入大意謂忠孝滅身天下雖薄君父而憐臣子然徒死何益孰若身名俱全者上也

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王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

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

許桓卿曰只将一死字雖倒范雎終篇竟以死恐之

孫應鰲曰夫人之立功以下数語可謂確論文勢亦錯落可观

又曰此段議論不激不阿[illegible]何等舒徐

凌約言曰條陳利害令其自擇意婉曲詞緊到

李光縉曰自蔡澤少得間以下先以可願孰與閎夭周

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

公詰之次以保全功臣孰與孝公悼王越王詰之又次以立功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詰之反覆劘切直窮到底詰難無逃避處故復以祿位過盛危之令其猛省

余有丁曰隄然直揞若利刃銛鋒得窾即入安得不迎刃而解乎

又曰此等議論是天地間大道理竊意蔡澤喙張口吻耳然辭位一節終有定見

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結上）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

蔡清曰蔡澤見得范雎是箇快意恩仇之人故以此說之范雎可以無遺憾而不難于釋相位矣此正是說客肯綮處

凌約言曰太史公傳范雎則歷數其快意恩仇事而曰一飯之德不忘睚眦之怨必報至傳蔡澤說范雎又復云然可見讎怨報德了結范雎一生心事故其二傳相照應如此

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直說出雎心事）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理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澤擧桓公夫差見国君屢盛滿而不以卑退自居猶未免於畔且亡也況乎相人國者而可以成功久處乎此後雖分三叚總是一意

閔如霖曰三箇功已成矣一箇功已彰而信矣血脉相聯

李九我曰前言商君吴起大夫種矣特增一白起不唯激以事而且動其心切也

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漢書志云周末有夏育民人慕之後為田搏所殺太史噭乃齊襄王后之父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

丘濬曰叙四子之功處不厭其詳而一則曰遂以車裂一則曰遂賜劍死於杜郵一則曰卒支解一則曰勾踐終負而殺之只一句截住不厭其畧是寸鐵殺人手也

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

吴澄曰詳商君吴起大夫種申上文也中入白起耳目之所見聞也故總以四子者五句結之是第一段

凌約言曰歷叙四子不善居功以致奇禍而陶朱公獨以見幾全終一去一不去得失判然反覆剴論要不外成功者退一語范蠡見幾明決脫然扁舟五湖正所謂名與身俱全者上也四子豈能彷彿其萬一哉應侯尚戀位于秦不忍分功求退則名在僇辱而身不可全身四

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亾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入邑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仇。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戰國策云大投謂全勝也分功分勝者所獲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又曰此直欲其辭位而去則能賢如古人壽如喬松子孫享祿位無絕人臣立功持己所深願而不可得者皆萃于應侯之一身矣是第三段

董份曰戰國之士世嘗少之然叔黨豪傑亦有不可及者范雎從死亡而取相其恩仇快意氣燄灼然及澤一說即讓位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為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

悟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早乎不可及也

王應麟曰蔡澤雖以辨智奪范雎之位然竟免范於難其有益於范亦大矣

鮑彪曰周之辨士皆矜材角智趨于利而已唯澤為近道得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于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

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

董份曰太史合二人而斷之則二子之心事俱見此篇

黄震曰此贊出孫吳傳贊固一机軸固一大法可以參看究竟只是一揚一抑盡太史公贊語之調而才識高遠最卓不可及

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楊維禎曰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為戒必俟

夫澤之再三辯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觀
局則明當局則惛應侯之退已合退於請
藥觴卮之時而律卮不退使非澤乘其間
晏之孰吾國未知其卮所吾尤取澤之善
說近道不必攻雎於王而攻雎於雎亦以
雎可言感痛澤之言又足以悟雎者故雎
決於去而不俟失遂也及澤代雎不數月
即幡然引去又不俟逐雎者遂我優游于
秦以封君令終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樂毅列傳

茅鹿門曰讀樂毅傳令人頓生肺翌為之憤咽而流涕云

楊慎曰太史公詳叙樂毅入燕始末蓋為毅他日遺燕惠王張本

湯賓尹曰毅仕魏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灵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以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報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

為魏使於燕以燕客遇之不及報命而遂畱燕委質焉可

董份曰言齊強以見樂毅之功大

茅坤曰惜乎毅所說趙及楚魏之說不傳

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重丘觀津俱縣名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嚪進說也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

先以齊之強起案

應前自矜

伏後歸趙案

張之象曰毅能以羈旅人燕而運五國之兵卒以破齊者固其計審抑以齊故嘗以兵凌五國而秉瑕蹈釁故也

楊慎曰曰獨追至於臨淄曰獨畱徇齊見毅之功大而專

林希逸曰伐齊誠為有功然迁齊之重器於燕則非仁義之師矣

按毅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莒即墨猶未下者齊王保於莒有困獸覆車之勢齊方憤發

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亾走，保於莒。樂毅獨畱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

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且單毅智勇兩敵安能遽下乎哉夏侯玄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過矣誤矣

閔如霖曰數句內寫悔怨恐三意惠王之心事俱見

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

楊慎曰樂毅報君書美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衆志兩書一一應前

樓昉曰此書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畧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許應元曰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是一篇大旨中間多是說此二句意

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

李廷机曰敘此書情真意到安得不動蒯生主父偃之泣
又曰功成名立是一篇主意
丘濬曰以上自敘所以事先王之由

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應論行結交句）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應察能授官句）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

楊道賓曰敎不歸功於己而托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最是宛曲

董份曰言先王之功大隱然以自明又曰以上叙先王所以畜臣之由

許應元曰竊不自知二段首尾喚應以自白事燕王之

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應上受命不辭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寧臺燕臺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鍾名元英燕殿名故鼎反乎磨室。齊伐燕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

心
王儔曰兩言可幸無罪其詞雖謙而意雖奪
董份曰此等語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初死而遂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又曰慎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萌隷者見大將老不宜輕
以上言老佐謀之有餘澤
楊慎曰悽惋感惻所謂長夜之悲勝於痛哭

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吾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暗指惠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暗指己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

以上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

此明己不輔趙以攻燕以釋惠王之疑

李廷机曰觀奉教於君子句則知所李必有自來未結己所以通書之意以應篇首

不測之罪。以幸為利。余有丁曰以幸為利即所謂乘燕之敝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董份曰樂毅徇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然燕非有大德殊政以服齊人之心不過連勢借力乘亂攻昧欲并兼其國雖攻拔二邑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強六國陵夷

乘其積衰漸以兵滅而及其起而亡秦者
猶六國之後也況當齊之猶盛乎樂毅之
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困以歲月然不
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并國滅姓善
後而無事者即其與二城為守孰若勸燕
王益施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反城與
地則息決於齊人德著于天下所謂亂而
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可
以成王業而下亦不失為桓文惜不及此
也

楊慎曰先叙廉頗簡潔有味此文傳之变体處

丘濬曰叙藺相如起身甚微為下面廉頗不肯位在相如下後案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將伏案）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伸入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

何孟春曰觀此便見相如机智處

凌稚隆曰勇士有智謀相如之為人見矣

閔如霖曰秦之求璧而无意償城不待智者而後知之然璧細物也趙宗社重也相如奉帚

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

趙後人奇之予獨以為不然使秦人舉兵壓趙境則趙之危如累卵何一璧之足惜然秦之卒不敢加兵於趙者藺廉兩人力也

李廷机曰此處描寫神色

董份曰以欺字一言動秦王寧不有以聳其聽乎

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畱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

丘頊曰相如洞破秦王不肯與趙十五城故懷璧歸趙其勢亦危矣

楊慎曰相如此處弄秦王於掌股之上

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意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負約言曰今以秦之強先割十五都二言何等善於回護處

呈默曰觀此見秦雖強亦無如趙何矣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

凌稚隆曰秦亦不以城予趙ヒ亦終不與秦璧文法與今以秦之強二句相應

李坤曰先揭秦王會澠池語以起下意

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

王維貞曰以鼓瑟而以擊缻當之以十五城上壽而以咸陽應之後秦之終不敢加兵於趙者相如之力也

穆文熙曰數語真見相如智勇有謀之士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

楊慎曰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一言後方有許多說話

凌約言曰相如屈廉頗者其意誠有在不然豈威能行於王廷而不能行之於廉頗也

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

孫應鰲曰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此語真足愧服頗心

又曰卒相與句一篇須油

張之象曰此直叙李牧良將觀其備匈奴方法真實副其名者也

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

楊慎曰叙事曲盡意味深長見太史公筆力盡高

林希元曰守如處女距如脫兎叙戰處便見兵陣形勢

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

楊慎曰此段見李牧良將之名不盡傳云

閔如霖曰此傳叙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之去晋死生故言李牧誅及王遷虜以終之見有國者當以人才爲重

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後七年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湯賓尹曰知死必勇一語與季布贊彼識知所處句皆太史寫胸臆處可以參看
茅坤曰此贊言相如有叱秦王之威頗能退而讓頗而威不行於廉頗故末句以智勇二字贊之勇而又能智也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凌稚隆曰太史公作廉頗相如傳而附李牧趙奢之與亡係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槩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闔变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哉

董份曰田單以鐵籠得脫計亦巧矣

轊音遂車軸頭也

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軍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

袁稚隆曰傳內次五百者三縱反間凡二見單將畧全是以奇勝人

穆文熙曰單起自卒伍故為計以自神與陳涉吳廣意同

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

王維禎曰二用宣言及縱反間字所以鼓軍士之心也

楊慎曰此處怒之使鬪

婁稚隆曰單使妻妾編於行伍間與李同教平原君意

也。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盡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一作鎰）。令即墨富豪

張之象曰大牛計固奇然以齊人之怒燕師之懈故以此取勝耳太史公寫得郎次委曲如畫

丘濬曰下齊七十餘城此結上意耳

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

按索隱曰處如脫兔語出孫子九地篇言兵卒如處女之弱則敵玩侮開門不為備克捷之後卷甲而歸有如兔之滑脫而疾走不敢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

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守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音敵〕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illegible]其所兎也

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王世貞曰魯仲連有儀秦之才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談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淹名董份曰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挾勢權為厚利者也其一曰魯連虞卿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者也約之於義雖不敢知然而連超遠矣穆文熙曰仲連之不肯帝秦志則大矣曷不曰周天子

魯仲連鄒陽列傳 全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兵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

也秦諸侯也列国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而死豈不名正而言順哉

楊慎曰連心不勝忿然故氣吐而詞烈

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索隱曰禮賓至必曰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

凌約言曰衍既知仲連爲高士而願不願見之亦須知其不肯帝秦耳

洪邁曰此篇重沓文法如駿馬下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自生天下之至文也若如今人截省其詞便見得當特反覆諄諄然辯先生尊秦仲連氣象

與蹈東海句相呼應

鄒守益曰仲連引言留趙不去者非

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索隱曰從頌音從容韓詩外傳云鮑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絜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衆人不知則爲一身鮑彪曰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爲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彼秦

爲一身

茅坤曰魯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丘濬曰使梁助趙者反言以發其端最妙

真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帝秦之害

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用商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天下謂之上首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爲政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

有功於當時而推儒明辨可為論事法

董份曰叱之於僕所以甚辱而激之衍既卑處為僕則義分不能激矣故以生死而驗激之又曰其文亦有輕世肆志之意

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赴告也]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下席言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也[斮斬]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烈王后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

楊慎曰此一言有千萬鈞力方見能[illegible]臨梁王也

何孟春曰此言方見臨梁王處孟帝之則可臨之矣非必真臨之也

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管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籥即鑰匙之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

吳文澄曰激昂慷慨雖懦夫亦吐氣矣

余有丁曰衍庸人也雖覩國利害猶未切也至以寵任予奪言彼方恐懼而驚拜也

然湣王欲入乎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謂主人不在殯東將階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皆助生送死之禮當時君弱臣彊故鄒魯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

孫應鰲曰前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遽起拜謝此孟子之言所以不如衍秦易入也

吳荊溪曰秦將為將軍五十里說者以為辯士奪辯愚謂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声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載而自倍矣不然則且有倜儻非常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將者必聞其言而憚其謀故爾豈為虛言卻哉

穆文熙曰魯連氣甲西然高出千古

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

所以太白称之曰齊有倜儻士魯連特高妙盖亟褒之也

按燕齐自為鷸蚌之势成秦剌壳之机連不策此徒射書聊城致殺燕将而屠聊城計斥了見大矣

董份曰戰國將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在第一等為人排難解紛此仲連一生亭術

真德秀曰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仲連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

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

以救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被惑其文而不察

鄒守益曰此書文勢縱橫詞法嚴密如大將專兵劍戟森嚴而位列不紊矣

此書雖以智勇忠三平起實重智者不倍特一句蓋欲其棄燕而歸齊故即以時不再至二句申之下文反覆詳論皆不越此

董份曰本言齊雖棄南陽斷右壤尚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事可蓋專意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

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古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即濟北聊城地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曰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即平陸定濟北謂棄絕楚魏之所而不救志在攻聊城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揚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

參言急深人不易

解

余有丁曰按聊城事在田單後斉後或當長平戰之前此書乃引栗服事故鮑彪疑為後人補撰

董份曰以全燕見敗以一城嬰守所以見其能

何景明曰以下云云皆誘惑燕將之亂非爭實也

俞思斉曰降燕之説特令追東游於斉斗恐其未知所處耳把慕怯辱三字反前忠勇智三字而引管仲曹沫因敗為功之事以

救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意言亡還燕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

氣ノ

陸深曰此末一段詞法甚好且有歸結

何洛文曰此策融渾且奇警

董份曰此以管子曹子感動燕將為何等激切

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齊桓公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

張之象曰：魯連說燕將捐燕歸齊，以成功立名，故歷歷以名字歆之。看来尚是戰國風声氣習。

此結二子不規規於小廉小節，欲燕將之秉時立功名耳，故復揭一智字以應篇首。

按聊城人何罪，而單屠之，亦殘忍矣。魯連素為人排患

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

鮮准而不出片言使單之不屠聊城亦可怪哉豈射書後連即飄然遠引而屠聊城將連固不在歟

唐順之曰此文如剝錦剪翠色色可人

董份曰鄒陽書此体古爲未有獨起此格所以比物連類蓋情至窘迫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耳蘇長公作錦祠記全自此充衍

林希元曰此書意思千翻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

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丹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

詞滂如萬里黃河滾滾不竭終歸大海此等文章自是元氣未漓特人手作非特後世操觚鉛意者可到然其間援引人事多是戰國權謀之習京坤曰鄒陽者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書之文辭頗足覌覧故採入為傳

真德秀曰按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寖趨於偶儷然其論說毀之禍至痛切可為世戒

按忠無不報二句一篇主意者荆軻一段是一頭皆下和獻寶以下分

天故白虹為之貫日王劭云軻將入秦待衛先生之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恐懼故曰畏之秦晝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言左右不欲斥王也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夫差以皮作鴟

作十段看臣聞盛飾入朝者至末結歸已意以終上下段是一尾一篇內每一援引一結束即以是以字故字接之斷而不斷一氣呵成

此處又翻出一知字亦只是信字意

李九我曰此等家數惟西漢有之東京以下無有此等文字

鳥形名曰鴟夷以橐子胥尸投之于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傾蓋謂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象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居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以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段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

摺與拉者也
同

鄒守益曰此書援古証今累千百言詞雖煩而不亂意雖多而咸切且句法𠎝勁誠可為法

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善以珍奇之味白圭顯於中山。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之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損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

孫齋元曰前後逼裝嚴全然不覺是一筆呵成文字

駱日升曰此篇文法哉變精采百倍如入萬花春谷錦綉奪目又如觀百戲之場令人應接靡遑盖靡陌之文又是一翻家数時可寓目然未可以賞心也

穆文熙曰前面文字九七変至此方收拾說帰梁王然不能盡牽特牽由余子臧以見例

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六臣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賈逵曰鑠銷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顏云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

又曰上無朱象管蔡忽出此與由余子臧為偶今人所忌古人文字正不如此拘

丘濬曰這是以字以接不浮上文然大意是說鑒萬事而為善意則相承

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妊者觀其胎產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按伐蒲之後寺人披斬文公之衣袪後文公返國披請見文公釋其怨而見之遂免呂郤之難而彊伯）齊桓王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

婁穉隆曰連用今人主者三亦即上三用頭大王意

又曰此言士必為用示已必有以報王文勢甚婉曲末句一收復甲已意有不盡之旨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敖三得相不喜知其才得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已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索隱曰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闔閭欲殺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索隱曰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姐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之母凡七族也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

林希元曰先以隨珠夜璧枯木朽株設譬然後入事意思既新文又頓伏正所謂愈出愈奇

□瓚曰無因至前四句承接上詞氣□□文字奇崛

王儒曰句法奇勁

陵約言曰言聖王以見後世

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劒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

夫登曰烏集二字用得甚奇

凌約言曰上面長喻廣譬至此始正言

穆文熙曰連天下士也蓋非鄒陽比太史公同取之豈有感於陽之所遇與已同哉然陽文辞奇古使得行其說則事功亦必自可觀

楊慎曰此末一段言己終不肯貶志以求合以結之

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城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此是末一段言己終不肯貶志以求合以結之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楊維楨曰太史公傳鄒陽與魯連同傳恐擬人非其倫吳師道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未當鮑彪以為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將出而救之亦非逸也予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勝為強弱而連獨以義為重輕此其所以異耳

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黃震曰魯仲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湣王之事為證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鄲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

見屠蚤不過為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書
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田單
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
書於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
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可也連釋此
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須吾事而預之是
為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
故淂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直以為天
下士未也鄒陽自陷縲紲誶謨求哀以蚤
得位不其羞哉

茅坤曰以議論行叙事体

董份曰太史公筆端固好而網羅遺文摭拾今古當武帝好文之世才士彙集著作皆可覌覽而太史公特揔其大成所以亢不可及即屈原一傳見之矣

李光縉曰太史公先叙屈原以説見疎於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之意復叙其功懷王役張儀不從諫懷王毋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惓々宗国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

屈原賈誼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

其見放作漁父天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於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婉轉有餘味矣

楊慎曰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也

余有丁曰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客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楊慎曰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屈原傳全用其

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

語班固嘗有論矣班論在離騷經王逸序中

張之象曰詳張儀始終事為屈原諫楚王張本

昔人詠楚懷有詩云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來諷刺甚婉轉

樓郁離子筆記云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爱斬尚

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謂丹水之北淅山之南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

兮亭任使令卓夫
國二國民二民也
靳子有事為非王
言不獲乎是非人之
聽於靳子也以王
故然則靳子無王
不可也而王何賴
於靳子哉今王委
国靳子而靳子惟
王蠱是裕王恍有
德令則靳子妝其
恩曰余實為之民
弗堪命則曰余將
若王何利寵於下
而怨歸於〻臣恐
楚国非王國也襄
王怒放屈原子于
湘江之源屈子去
楚〻大弱於秦

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
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
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
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
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
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
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
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
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
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

玉鍪曰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死扵子蘭楚人咸咎焉項襄不咎子蘭反用之而斥屈原正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

楊慎曰此惟原屈平本意

唐順之曰怨又轉到離騷上

余有丁曰叙事未畢中間雜以論斷與伯夷傳畧同盖傳之変体也唯伯夷屈原太史所重

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扵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扵鄭袖。外欺扵張儀

之賦麗以則詞人之富麗以淫然則屈原蓋詩人之賦數子莫及也李廷机曰太史公以屈賈同傳豈徒悼志業之未遂壽命之不長哉楚之亡也以不聽屈原而漢事之缺以誼之天二子之存亾所係何如哉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賈誼所作)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楊維禎曰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主法也質不委于先王而受嫚于後主放於江南至無所自容而卒投汨羅以死嗚呼稷其葬魚腹者葬虎(關不為死之得所哉)

史記四卷終